

心香一瓣

冬天，你且等一等

徐 静

早晨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风里已掺了几分冬的寒意，可我总想说：冬天，你且等一等！等柿子把山村的热闹再焐得暖些，等乌柏的红叶把离别染得再浓烈些，等秋日里那些还没谢幕的景致，把最后的温柔都铺满人间。

你看山间的柿子树，早把灯笼似的果子挂满了枝桠。经历过霜降的洗礼，柿子的甜愈发醇厚，咬一口能甜到心坎里。可我总觉得，柿子的坚守不只是为了这份甜。它们站在村口，立在山腰，红得惹眼、亮得暖心，像是特意留在秋末，等着归乡人辨认家的方向的“小灯笼”，等着孩童踏着脚印下满满欢喜。那句“柿柿如意”，原不是什么华丽的祝福，是见过太多人情世故后，最朴素的期盼。就像这柿子，不声不响地挂着，却让清冷的山村多了几分烟火气，多了几分让人安心的热闹。

冬天，你且等一等，等人们把这满树的甜尝遍，把这“如意”的念想揣进心里，再慢慢来吧！

凡人心迹

四十之后宜读书

高 帆

前人云：早知穷达有命，不如十年读书。人的一生，任何时候都可以读书，但哪个年龄段才是读书的黄金时期呢？

现在想来，应该就是四十岁后的十年。

为什么呢？

因为，这时的我们最有悟性，最有可能穿透一切表象，抓住书中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也就是说，最有可能进入作者的精神世界，读懂他最深层、最细微的心思。

读书是心灵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但对一个有深度的作者来说，并不会期望任何人都能轻易地读懂“他”。好的作品是等待好的读者的，有深度的心灵是在等待同样有深度之心灵的撞击与共鸣的。

一个作者可能在他的时代很孤独，但却可以在未来的时代中变得不孤独。知音虽难求，但却终会有的，只要是有深度、有特色的作者和作品。

四十之后的人最有可能成为这样的读者，也最有可能让那些原本孤独的作者变得不孤独起来。因为，他能真切地感受、理解与欣赏后者。

四十之后的人拥有极为强大的“穿透”能力。当然，如果不是肤浅厌思之辈的话。他所拥有的知识、情感、阅历和悟性，能让他穿透文字，穿越时代，直接进入作者的精神世界，充分领略“意在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文字魅力。

好的作者与好的读者是在文字背后交流的。虽没有直接面对，却可会心而笑……那一时一刹，作为读者，你会觉得自己理解了一个充满灵性和创造力的生命；也会发现：读书原来真的是一件意兴盎然、情趣横溢之事。

“四十不惑”，是对作者与读者双方来讲的。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作者同样是最有深度的。一个作者四十岁之前写的文字，和之后写的可能大不一样，更能写出心灵深处的东西，更能触及自我心灵探索历程中的“痛感”与“妙悟”。但也会更加谨慎内敛和有所保留，不愿让这些隐秘幽微的心声轻易被人读懂。他会耐心地等待——那些有能力穿透和理解他的人。

人类精神世界的美好体验，便是在这样的作者和读者之间产生的。可见，有相同深度的心灵之间的邂逅与共鸣，于四十岁之后，最有可能发生。

人过“四十”，一定不要荒废读书的时光。太早，或困于阅历，理解难求其深；太迟，或限于精力，阅读难得其求。而四十之后，恰在深度与精力之间，寻得了一个难得的平衡。

“酒盈杯，书满架，名利不将心挂”。少欲避俗，安居书斋，抓住四十岁后十年的美好时光，读深、读透、读通每一本最想读的书，便更有可能读出一个洒脱而本真的“自我”来——这是一个充满着思想力量的生命体，亦是一个充实着精神美感的生命体。

四十之后，最宜读书。“竹榻闲眠书漫抛”，十年读书，不亦乐乎……

往事随想

母亲的针线盒

张红艳

开始她每晚的“必修课”。那时我总感觉很神奇，母亲那双粗糙的手是怎样在小小的针尖上跳出了如此漂亮的图案？

那是一个除夕夜，我们围着火炉守岁，母亲忽然从针线盒里拿出绣花针和彩线说要给我们每人绣块手帕做新年礼物。她戴着老花镜借着火光一针一线地绣着，火光映红了母亲的脸庞，银针在她的手上飞舞，就像一只轻盈的精灵。我们三个孩子屏住呼吸看着，生怕打扰到母亲，那一刻感觉母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直到天边露出鱼肚白才终于绣完三块漂亮的手帕，大姐的是牡丹，我是梅花，小妹的是蝴蝶，那是我们收过最特别的新年礼物。那块手帕，我珍藏至今。

如今我当了母亲，前几天儿子的小书包带子断了，哭着来找我。我下意识地走向衣柜拿出了妈妈的针线盒，手指

触碰到这些熟悉的东西时，突然觉得妈妈就在我的身后轻声对我说：“针要这样拿，线要这样穿，针脚要匀一点……”阳光照进屋来落在针线盒上，那些彩线闪着光像是妈妈温柔的眼神。

我笨手笨脚地穿针引线，针脚远远赶不上母亲的漂亮整齐，但是当儿子背着缝好的书包，笑嘻嘻地朝我走过来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母亲当年为什么一直坚持这么做。这个针线盒子里装的不只是各种针线，更是母亲用一双手和一颗心编织出来的生活态度，是在生活艰难困苦的时候依旧保持着美好的信念，在生活的破碎与残缺中缝合出希望与坚强的一种力量，这是一种世代传递的爱的象征。

有人会说，母亲留下的只是个小小的针线盒，但我明白，她留下的是整个家族的情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机

器可以代替手工，新产品可以代替旧物件，可那盏灯下缝缝补补的耐心，把破旧变成美好的智慧，平凡中创造诗意的情怀，是任何机器都代替不了的。

合上针线盒，我心怀温暖与力量，母亲已经不在了，但她留下的精神却借助这个小盒子得以流传。每次打开它，就像握着母亲的手，感受到那份不变的爱意，我也打算将来把它传给自己的儿媳，就像母亲当年传给我一样，让这份温暖继续传承下去。

窗外夕阳西下，金色的光洒在针线盒上，我仿佛看见妈妈的笑容，听见她轻声说：“生活就像这针线活儿，总有破洞需要缝补，但是只要用心，每针都能开出花来。”是，妈，我知道了，这个针线盒会永远是我们家最宝贵的传家宝，它装着您的爱，装着家的记忆，装着一代又一代的希望。

人生百味

把冬天熬成一碗粥

南坡翁

像夏天那样戏水，可阳光洒在湖面上，依旧泛着粼粼的光芒。我知道，再过些日子，这盈盈秋水会变成霜、变成雾、变成冰、变成雪，把湖面裹进冬的寂静里。可我也知道，不管变成什么模样，等到来年春天，它又会化作一场春雨，滋润土地，唤醒草木，把秋的思念都融进新的生机里。这是水的约定，也是季节的守候。

冬天，你且等一等，等这小小的紫花把最后的灿烂献完，等人们把这份“不起眼的美好”记在心里，再缓缓而来吧！

晒谷场的秋晒还没结束，玉米、豆子摊在竹筛上，被阳光晒得金灿灿的。种子在秋阳里慢慢失去水分，变得愈发精干；在秋风里轻轻摇晃，变得愈发坚定。它们不是在“等待凋零”，是在“积蓄力量”，把秋的阳光、秋的风，都藏进身体里，等着来年春天。在土里发芽、生长，再结出满仓的希望。老人们总说“秋晒是生命的升华”，“等待”从不是消极的停滞，是为了更好的“奔赴”。

冬天，你且等一等，等这些种子把秋的能量蓄满，等人们把晒好的粮食收进粮仓，再悄悄降临吧！

河里的秋水已有些凉了，没人再敢

看它在微冷的空气里，变幻出各种奇妙的形状。祖母则坐在我身旁，做着她的针线。她不说话，我也不说话。时间在这里，仿佛也成了那锅里渐渐稠厚的米浆，流动得极慢，慢到几乎要停滞下来。这停滞，却不叫人心慌，反倒生出一种笃定的安稳。

我想起那些在风雪里赶路的人，想起那些在寒夜里无处可去的人。而我们，却有这样一间小屋，有这样一锅慢慢熬着的粥，这便是一种极大的福气了。这“熬”字，原来并不全是苦楚，它内里也藏着一种执拗的、不肯与严寒妥协的暖和劲儿。

粥熬好了，夜已经深了。祖母揭开锅盖的一刹那，一团饱含香气的、滚热的白雾“呼”地涌起，将她的面容也氤氲得柔和了。锅里的粥，已是另一番天地。米与水，再也分不开了，它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融合成一种温润的、半透明的膏腴。米粒早已开了花，懒洋洋地沉在底下，那稠厚的汁液，表面却凝着一层薄薄的、光亮的“粥油”。

于是，真正的“熬”便开始了。这时的屋子，仿佛也成了这口大锅的一部分。寒冷被关在门外，成了一味无形的、却必不可少的佐料。那粥的香气，渐渐地，变得醇厚起来，是那种最朴实的、带着阳光和土地气息的谷物香。这香气暖洋洋地、慢腾腾地弥漫开来，爬满了屋子的每一个角落。墙壁似乎也被这香气熏得柔软了，我的身子也跟着暖和起来，指尖不再是僵的，鼻尖也恢复了知觉。

我趴在桌上，看着带着粥香的白

·

世间万象

巷口的烤红薯

胡有金

巷口拐角处，背风的地方，总停着那辆三轮车。车上驮着个铁皮桶，桶身被烟火熏得乌黑发亮，像件穿旧了的棉袄。桶盖边缘不时逸出几缕白气，在干冷的空气中袅袅地散。大爷站在车后，两只手揣在围裙底下，那围裙也是油光光的，映着些生活的渍痕。

我走过去时，他正用铁钳揭开桶盖。一股更浓的白汽涌出来，带着甜丝丝的焦香。瞬间把周遭的寒气都熏软了。桶里卧着的红薯，一个个皮开肉绽，露出里头金黄泛糖的瓤。有的地方烤得过了，凝成深褐色的糖浆，正慢慢地往外渗。他夹出一个，掂了掂，棕色的皮上皱皱的，带着炭火走过的纹路。那热气透过牛皮纸袋，直往掌心里钻，先是烫，接着是实在的暖，这暖意顺着经络，竟一路传到心口上。

捧着这热烘烘的物件，不由想起白居易那句诗来：“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虽不是酒，但这寒天里的暖意，邀饮的怕不只是身子，更是那一份飘忽的心情了。此刻的红薯，便是我的“绿蚁新醅酒”了。

大爷话不多，收钱、找零、递红薯，动作慢腾腾的，却自有种安稳的节奏。他的脸是古铜色的，皱纹像干涸河床的龟裂，深一道浅一道，记录着风霜。有个穿校服的小姑娘跑来，熟门熟路地指着其中一个。他点点头，挑了个更大的递过去，又摆摆手，意思是多出的不算钱。那女孩鞠个躬，笑着跑了。他望着那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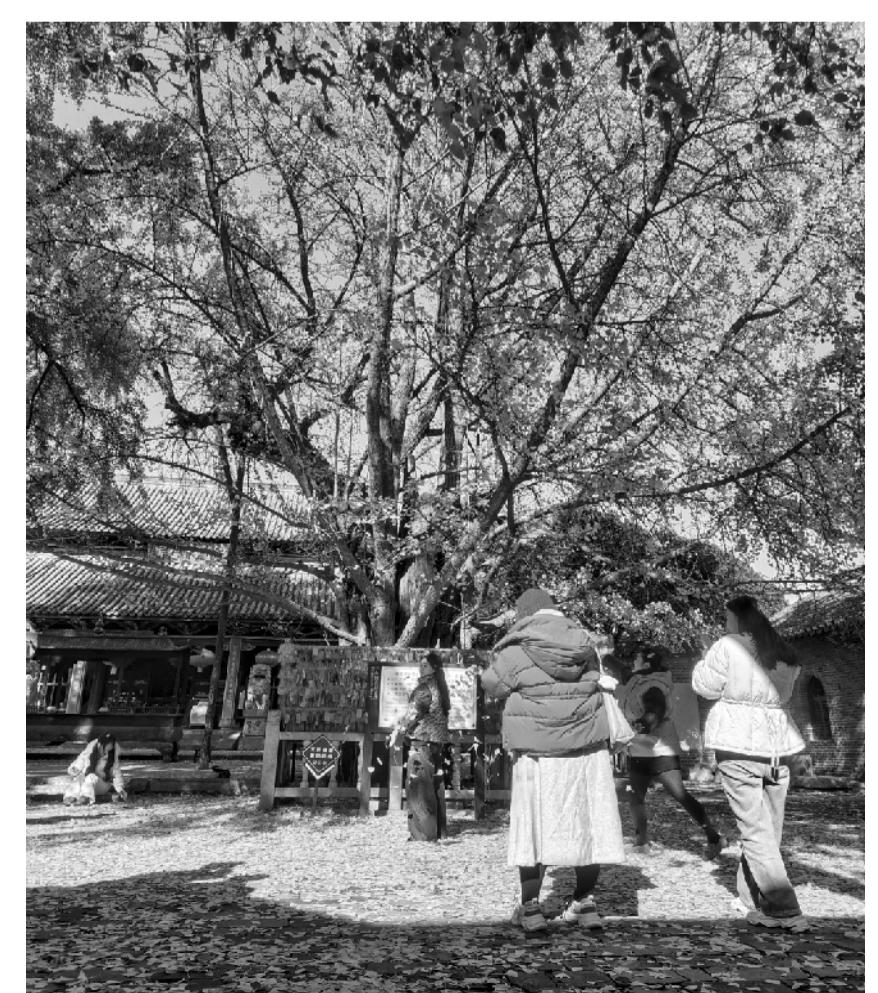
跳的背影，眼角皱纹微微漾开，像是石子投入静水，那笑意是浅浅的涟漪。

路灯次第亮了，昏黄的光落下来，将他的身影拉得忽长忽短。下班的人流匆匆走过，不少人会在这小车前驻足片刻。仿佛买的不是一块红薯，而是这冬日里一段触手可及的慰藉。它廉价，却实在；朴素，却温存。在这高楼林立的城市里，这巷口的一点炉火，竟成了许多人心中安放乡愁的角落。我想起古人说的“红泥小火炉”，这铁皮桶，不正是都市里的小火炉么？它暖着过往行人的手，也暖着一段渐行渐远的记忆。

儿时在乡下，冬夜里，祖母也会在灶膛的余烬里埋上几个红薯。等我们玩够了回来，刨出来，顾不得烫，一边吹着气，一边剥开那喷香的皮。那时的夜似乎更黑，星子更亮，而红薯的滋味，也仿佛格外地绵长。如今，那灶膛早已冷了，故乡也远了，只有这巷口的味道，依稀还连着那段旧时光。

纸袋渐渐不那么烫手了。我掰开红薯，一股白气袅袅升起，金黄软糯的肉，在灯光下泛着润泽的光。咬一口，那甜是质朴的、厚实的，带着泥土的诚恳。它不惊艳，只是妥帖，一直暖到胃里，也暖到记忆深处。

铁皮桶的白气还在幽幽地飘着，混入都市的夜色里。大爷依旧揣着手，静静地守着这点星火。我知道，明天，后天，只要冬天还在，这巷口就总会有这一抹暖意，等着每一个需要它的人。



银杏铺金

沈庆功 摄